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初探^{*}

金惠俊^{**} · 梁楠^{***}

<目次>

1. “華人”的概念
2. 韓國華人的變遷概況
3.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的分類與概況
4. 韓國華人及華文文學研究情況
5. 參考文獻

表 1 先遷華人的韓國國籍取得情況

表 2 韓國華人人人口變化表

1. “華人”的概念

華人一詞包含多種含義。第一，20世紀以前華人主要指漢族。第二，20世紀以後華人在狹義的概念上指漢族；廣義上不僅指漢族，還包括被漢族同化或在文化上與漢族文化具有一體性的人。另外，如“華人/洋人”對舉一樣，華人實際上指中國國民。第三，今天雖然仍有一部分沿用20世紀的說法，但是大多數情況下華人是指長期生活在中國以外地區的漢族以及被漢族同化或在文化上與漢族文化具有一體性的人。¹⁾

^{*} 筆者們曾經在“亞洲的散居(Diaspora)文學”公開研討會(立教大學觀光學部交流文化學科、大阪大學全球協作中心、日本華僑華人學會主辦，2012年10月27日)上發表本文，而後再將一部分內容進行修正。

^{**} 韓國 釜山大 中文系 教授。dodami@pnu.edu

^{***} 韓國 慶星大 中國學院 助教授。liang-nan@hanmail.net

今天所謂的華人，除了有一部分人仍然持有中國(不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國籍以外，大多數人卻已不再持有中國國籍。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法律上將持有中國國籍的華人稱為“華僑”，將臺灣、香港、澳門的中國人稱為“同胞”。但是一直廣泛使用的“華僑”一詞在過去通常與“華人”同義。另外，與此相對應的英語 overseas Chinese 單純指身居中國以外的中國人，因此也往往將臺灣、香港、澳門的中國人包括在內。

本文使用“華人”這一用語，也是基於對上述“華人”和“華僑”所具特徵的綜合考慮。因此“韓國華人”是指長期生活在韓國的漢族以及被漢族同化或在文化上與漢族文化具有一體性的人。²⁾ 只是對於南北韓分裂後的情況，目前由於條件上的限制，筆者們只能把南韓華人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2. 韓國華人的變遷概況

(1) 韓國華人的形成期：19世紀末 — 20世紀初

19世紀末隨着日本對朝鮮³⁾侵略的加強，清國也開始積極干涉朝鮮內政。特別是1882年發生“壬午軍亂”，朝鮮向清國政府請求軍事援助。之後不久清國就與朝鮮締結了“朝清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在外交上與日本正面競爭。在此過程中，清國派吳長慶率兵3千來到朝鮮，其中就包括40幾名多為中國南方出身的軍役商人。雖然這些軍役商人大部分都在1885年天津條約簽訂後回國，但是憑借他們打下的基礎再加上一般商人的開拓，以後來到朝鮮的華人越來越多。也是因為上述章程第4條款中允許兩國商人通商，允許土地及房屋所有、租賃、建築等的規定，使清

1) 以上概念主要根據《漢語大詞典》(1987-1995)與《海外華人百科全書》(2000)的單詞釋義及各種用例。至於“華人”、“華人華文文學”等概念，請參考金惠俊(2011)的第二章。

2) 因此“朝鮮族”、“藏族”、“維吾爾族”等等出身的人不屬於華人範疇。

3) 本文出於“韓國”歷史分期上的考慮將1945以前稱為“朝鮮”，之後稱為“韓國”。但是為求“華人”概念的一致性統稱為“韓國華人”。

國人向朝鮮的正式移居成爲可能。

接着許多山東省出身的人開始大舉移居朝鮮。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19世紀末以後，頻繁出現的大規模自然災害和政治經濟動蕩使這一地區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離開家鄉大舉移往他地。第二，日帝強占朝鮮，爲了實現殖民地經營大規模開展建設工程，造成廉價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前者是決定性因素，比如1898年的黃河泛濫，1899年和1900年的乾旱，1920-1921年的洪水，1894年之後日本、德國、英國的入侵，1899-1901年的義和團運動，地方軍閥的橫征暴斂等等，使這一地區的許多人不斷向滿洲、海參崴等地移動。其中的一部分人經過仁川或新義州大舉移居到——當時華人憑借清國政府的支持而已經擁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地方——朝鮮。

大致來說，早期的韓國華人大體有三種群體：從山東經仁川來到朝鮮的移居群體，商人比率較高；從山東向滿洲地區移動的過程中，一部分經新義州等地來朝鮮的移居群體，大部分爲勞動者；除此以外還有從清國移居日本後又來到朝鮮的少數商人群體。

早期的韓國華人憑借中國强有力的支持，在朝鮮的地位直線上升，人數也直線增長。特別是原本在仁川、首爾、釜山、新義州等城市從事貿易業的華人商人，逐漸向全國各地擴展，對以農業爲主的朝鮮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比如貿易公司同順泰發行的支票在市場上可以充當貨幣使用，其創業者譚傑生也成爲1923年京城府(首爾市)的最高納稅人。⁴⁾

但是從早期韓國華人的數目上看，恐怕還難以構成從事文化或文學活動的規模。即使有少數人留下了文字記錄，也很可能用文言文寫成。從身份認同上說，與其說是華人，不如說仍然保持着中國人的認同。因爲擁有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早期的韓國華人對自己的身份與地位有很強的自豪感；並且大部分人把家人留在中國，也不在朝鮮建立家庭，孑身一人的生活也可推斷爲其中的一個原因。

4) 姜珍亞(2011)，80-86及95頁。關於同順泰與譚傑生，譚永盛(1976)、朴銀瓊(1986)、崔承現(2000)、李玉蓮(2005)、姜珍亞(2011)等諸多研究一再論述，其中李玉蓮(2005：68-69)還主張同順泰的董事不是譚傑生而是譚以時，但根據姜珍亞(2011：62)的考證譚以時其實是譚傑生的另一個名字。

(2) 韓國華人的增長期：20世紀初 — 20世紀中葉

雖然日本殖民當局一直想對華人的口增長、居住地擴張以及經濟活動加以限制，但是韓國華人的口數仍然以1910年 11,818名 → 1920年 23,989名 → 1930年 69,109名 → 1940年 63,976名 → 1942年 82,661名的速度持續增長。只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比如1931年的萬寶山事件和滿洲事變之後，或者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之後，華人的口數出現過減少的趨勢。這是各種政治事件的發生，經濟條件的變化，日本殖民當局的華人壓制政策以及對於朝鮮人與華人的挑撥離間共同作用的結果。⁵⁾

這一時期，早期來朝鮮定居的群體成爲韓國華人的中心，從事以貿易業爲主的各種商業活動，對朝鮮經濟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此時隨着日帝工業化政策的實施，大批華人勞動者從北韓流入韓國。另外在主要面向華人顧客群開設餐飲店的華人，以及從事向這些餐飲店供給蔬菜類原料的小規模農業活動的華人人數逐漸增多。

這一時期的華人中仍然有一大部分將家人留在家鄉山東。但是韓國華人的口數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華人在經濟上也逐漸穩定。因此一部分華人就將家人接到朝鮮一起生活。繼而爲了解決子女教育問題，開始在各地區設立像仁川小學(1901)、漢城小學(1912)這樣小規模的學校。可以認爲這將爲日後華人從事文化及文學活動打下一定的基礎。此時期的韓國華人雖然在口數上大幅增加，但是大部分屬於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出身的勞動者，再加上移居朝鮮的時間不長，還沒有打下良好的經濟基礎。因此可以推測他們幾乎無暇顧及從事文化或文學活動。

5) 比如萬寶山事件是一次代表性的事件。由於日帝的掠奪，許多朝鮮農民喪失土地成爲雇傭勞動者；與華人勞動者相比，勞動效率低下，收入微薄；因此很多人離開家鄉，向滿洲移動。在這種經濟被剝奪，再加上日本殖民當局企圖離間兩個群體的圖謀，兩個群體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此時在萬寶山地區的當地中國農民與從朝鮮移居過來的朝鮮農民因爲農田和水路開發問題發生了小規模的糾紛。但是日本殖民當局故意製造輿論，故此在朝鮮發生了大規模的排華運動，造成大批華人向其他地區的再次遷移。

(3) 韓國華人的定居期：20世紀中葉 — 20世紀末

1945年光復以後，南北韓的華人人數都明顯減少。特別是南韓，由於過去有相當一部分華人生活在北韓，再加上1948年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以後開始限制外國人的出入境，另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斷交都是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比如1942年南北韓的華人人數加在一起達到82,661人，但到了1945年南韓只剩下12,648人。之後雖然有所恢復，再經過了30年的時間才增長到1974年的32,255人。即，韓國華人人數幾乎完全依靠自然增長而不是外部流入。也就意味著隨着時間的流逝，在韓國出生的第二、三代華人將占有很大比重。

直到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之前，韓國華人仍然從事以貿易業為主的商業活動，發揮自己的經濟影響力。但是大韓民國政府成立之後，由於各種限制的出台，貿易業、商業、農業領域開始走向沒落，向餐飲業以及少數的中醫藥業轉型。另外新生代也出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大多將這些業種繼承下來。

在韓國出生的第二、三代華人開始接受正規教育。特別是按照韓國政府的教育自治政策，韓國華人在自己設立的學校接受教育。換句話說，實際上是從幼兒園到高中都在中華民國的教育體制下接受母語，即漢語的教育。1990年代以前，韓國華人學生高中畢業之後，受到臺灣政府的優待政策到臺灣的大學繼續就學，也有一部分學生就讀韓國的大學。華人學校的建校數量在1974年達到頂峰，全國共有50所小學，5所中學，學生人數也達到了11,169人。⁶⁾隨着第二、三代華人人數的增加，這種學校體制使韓國華人的社會關係由親屬或同鄉關係逐漸向同學關係轉型；使對故土中國的依戀逐漸轉向對在韓生活經驗的重視。同時，原來中國山東出身的華人也逐漸被再教育成中華民國(臺灣)的國民，開始出現臺灣化的傾向。

此時期的韓國華人已經在韓安居，具有較強的凝聚力，並且接受了較高層次的教育，又得到臺灣政府的支持。相形之下，所從事的文化以及文學活動應該比

6) 朴銀瓊(1986), 172頁。按照漢城華僑協會網站 <http://www.crashkc.com>上的介紹, 2012年小學減少到28所, 中學減少到4所, 學生人數減少到1,378人。2010年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 <外國人學校概要及現狀>(2010), www.mest.go.kr中顯示其中正式注冊的有14所小學, 4所中學。

過去活躍。對此將在之後的章節做詳細的考察。

(4) 韓國華人的變化期：20世紀末 — 21世紀初

20世紀後半葉開始韓國華人在經歷了永住權制度的缺失、國籍變更的限制、經濟上的壓制、教育的自律等一系列問題之後⁷⁾，反而具有了強烈的中國人身份認同。但另一方面，在韓生活的許多方面都變得越來越艱難。因此先遷韓國華人⁸⁾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離開韓國而向臺灣或美國等地再移居。也正因如此，1974年已經達到32,255人的韓國華人人數不斷減少，到了10年後的1984年減少到27,662人，再到2012年的現在只剩下21,036人⁹⁾。

到了先遷韓國華人人數仍呈減少趨勢的1990年代，韓國華人在構成上出現了新的變化。隨着1992年8月韓中兩國的建交，從中國大陸來韓的華人人數開始增加。1992年韓中建交當時只有516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滯留者，但是到了20年後的2012年8月已登記的中國大陸來韓的華人就有147,345人。當然因為其中留學生(60,216人)和企業界的派駐人員等短期滯留者占很大比重，所以不能把他們全部看作長期居住的韓國華人¹⁰⁾。另外數據中未顯示的已經加入韓國國籍的華人也占有一定的比重¹¹⁾。但是根據統計顯示可以充分了解到1990年代以後在

7) 這些限制直到2000年前後才得到緩和。

8) “先遷韓國華人”，“後遷韓國華人”，“再遷韓國華人”等這些用語屬筆者金惠俊和梁楠新創。

9) 但因為直到最近不斷有先遷華人加入韓國國籍，所以可以推測實際減少的人數並沒有這麼多。

表 1 先遷華人的韓國國籍取得情況

| 年度 | 2005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
| 韓國國籍取得 | 1,328 | 1,389 | 1,456 | 1,547 | 1,727 | 1,920 | 240 |

10) 以上參考大韓民國法務部出入境·外國人政策總部的〈1992年度國籍與居留外國人滯留資格〉以及〈出入境·外國人政策統計月報〉(2012年8月期)。本文顯示的數字不包括韓國系中國人，即朝鮮族在內。

以下出入境·外國人政策總部的所有統計都以<http://www.immigration.go.kr>(2012年10月14日查詢)為基準。

11) 根據〈出入境·外國人政策統計年報〉(2011)，只在2011年一年的時間裏就有中國籍(不包括朝鮮族)3,219名，臺灣籍240名華人取得了韓國國籍。

韓國華人的構成上出現了急速的變化。換句話說，現居韓國國內的中國大陸人今後大部分會回到中國，但是其中相當一部分也會長期居住下來，成為“後遷韓國華人”¹²⁾。與此相反的是，先遷韓國華人的數比重較小，並且繼續呈減少趨勢。

此時期，先遷韓國華人的職業仍以餐飲業為主；中醫藥業、貿易業、旅遊業等呈增加趨勢；年輕的一代開始從事信息通信、電子、設計等新領域的工作¹³⁾。同時先遷韓國華人中年齡越大的先遷華人與第一代華人接觸的機會越多，再通過接受華人學校教育，較之韓語則更精通漢語。年齡越小的先遷華人與老一輩華人間的接觸機會就越少，逐漸韓國化，與漢語相比更精通韓語。因此，先遷韓國華人的第三、四代能夠從事華文文學創作的可能性不大，較之前一時期，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很有回落低潮的可能。與此相反，中國大陸出身的後遷華人在大陸成長，至少具有中學以上的文化程度，可以推測他們從事文學創作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距離他們正式開展文學活動，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另外後遷華人試圖在韓中兩地都建立生活基礎，這種雙重居住策略就使得他們今後如果有文學作品創作出來，也會與先遷韓國華人的作品傾向大不相同。

3. 韓國華人華文文學的分類與概況

以上大致考察了韓國華人的變遷情況。根據上述內容我們可以把韓國華人分成四個群體。(A)第一，在形成期和增長期移居的華人，這些人現在很可能去世或已經衰老。(B)第二，在增長期和定居期移居或者出生的華人，可以稱他們為“先遷華人”。另外，根據情況，也可以將已經再移居到臺灣、北美而在臺北、LA、亞

12) 根據丘進主編，《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在1980年代以後的30多年間，從中國大陸向海外移居的人口有450多萬，其中162萬留學生中歸國者只有49萬7000人，相當一部分留學生在現居住國定居。事實上，韓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不選擇回國，而在韓國的企業就業後定居的情況越來越多。參考金日權(2012)，97頁與106頁。

13) 郭秉坤(2002)，61頁。

特蘭大等地建立起一定規模的群體并定居生活的韓國華人出身的“再遷華人”包括在內。(C)第三，在變化期從中國大陸移居韓國的華人，可以稱他們為“後遷華人”。(D)第四，1945年以後少數來韓的華人。比如20世紀下半葉從臺灣來韓定居的華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人參加過韓國戰爭而戰爭結束後留下定居韓國的華人；越南戰爭之後再移居到韓國的越南出身的華人等等，就屬於這一範疇。¹⁴⁾下面是筆者們根據到目前為止調查收集的資料，主要想考察(B)群體的文學活動情況，也會多少涉及(C)群體的文學活動情況。

(1) 韓國華人的組織和出版物

1947年由中國總領事劉馭萬將南韓的華人劃分為48個自治區，將政務組織化。又經過了幾次變革，後於1950年代將所有華人團體一體化成立韓國華僑自治聯合總會，之後又在1962年改稱為韓國華僑協會，直到1980年代仍然保持這種體系。華僑協會下面由50個地區分會組成，此時的華僑協會事實上就是中華民國的行政與外交業務的代行機構。但是，最近又分化成漢城華僑協會、中華民國韓國華僑協會、漢城中國僑民協會、韓華和平統一促進聯合總會等幾個組織。由這些組織出資發行的會刊，為韓國華人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平臺。

1945年韓國光復以後創建了韓中文化協會，分別發行了中華時報(1953)、韓華日報(1957)、韓中日報(1972)等華文報紙，以及韓中文化(1974，月刊)等華文雜誌。由於以前外國人在韓國無法以個人名義發行報刊，所以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各種華人報紙雜誌的發行人都是韓國人。這些在克服種種困難後發行的華文報刊對研究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2000年3月18日在韓各大學執教的二十餘位韓華教授自發成立了韓華學會，成立以來共召開過五次定期學術會議，並與中國大陸的大學進行學術交流。韓華

14) 至於(D)群體，基於其成員所具有的規模與性質，難以進行追查。根據筆者們的調查，到目前為止此問題尚未被任何人調查或研究過。筆者們將此群體特別加以區分，是因為在韓國華人範疇中他們是不容忽視的存在。

學會以促進中韓兩國文化交流，以及為韓華社會撰史為目的，於2001年8月創辦了韓國學術史上第一份由韓華自行發行、編輯、出版的華文學術刊物《韓華學報》。到2004年12月為止，共發行了三輯，並計劃於2013年初發行第四輯。

“韓華文藝講習會”創立於1980年代末，由高麗大學中文系講師衣建美與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的林勉君共同推動主辦，專為韓華中學學生開設，以介紹文學發展的潮流、增強學生對文學的理解與鑒賞作品的的能力為目的的文學社團。1980年代末在漢城華僑中學開講，1999年到2001年在韓華教會圖書館開講。¹⁵⁾

(2) 韓國華人的文學活動概況

1) 韓國華人文壇情況

從目前所收集資料來看，韓國華人主要通過報紙和雜誌等媒介發表文學作品，也出版過少數的單行本。這些作品幾乎全部為先遷韓國華人所作，多為單篇，登載在由先遷韓國華人創辦的華文報紙的副刊或雜誌的文藝板塊中。華文報紙主要包括由韓中文化協會創辦的《韓中日報》，由韓國漢城華僑協會發行的機關報《韓華通訊》，由韓華居善堂文化會組織發行的《居善堂文化會月刊》。華文雜誌主要包括《韓華春秋》、《韓中文化》、《韓華》和《韓華天地》等。此外學術刊物《韓華學報》上也刊登過韓國華人創作的回憶錄。至於單行本，目前能收集到的只有秦裕光所著《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1983)。這部作品先以韓文在韓國報紙《中央日報》上刊出；後又用華文在《韓中日報》上連載，共載一百二十四期；最後由臺灣的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整理出版。書中講述了從作者出生的1910年代到1980年代，六十多年的韓華歷史，記錄了韓華社會的方方面面。

後遷韓國華人在大陸長大，大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文學創作前景是值得

15) 參考衣建美(1998)，部分內容在筆者與衣建美的通信中獲知。

期待的。但是由於前述諸多原因，距離他們正式開展文學活動，尚需時間。即使如此，隨着後遷韓國華人口數量的不斷增多，除了韓國華人自己的組織和出版物外，甚至有些韓國的機關機構以及團體也開始面向後遷韓國華人發行報紙和雜誌，而這些華文刊物將來可以為韓國華人提供一個文學創作的平臺。比如後者的情況可以近期由釜山市政府發行的華文報紙《動感釜山》和今年9月由韓國青年文化開發院主辦創刊的華文雜誌《Dan Di CHINA》為例。¹⁶⁾這兩份華文刊物才剛剛起步，內容上主要以報道新聞和提供旅遊諮詢為主，尚未有可稱為文學的作品出現，但今後會有韓國華人參與投稿，也會有韓國華人的文學作品出現。

除了韓國國內，韓國華人再移居的其他地區也有他們正式出版的文學作品。特別是在跟韓國華人關係緊密的臺灣。定居期出生的第二、三代先遷韓國華人，在韓國的華人學校接受正規教育，高中畢業後一部分人到臺灣留學，在臺灣找到工作後就選擇留臺定居。在這一韓國華人群體中出現了兩位在臺灣較有名望的文學活動家。一位是編輯也是詩人初安民，出版過詩集《愁心先醉》(1985)，描述了詩人在臺灣留學生活的複雜心境。另一位是出版家也是作家郝明義，多寫散文，曾出版過散文集《故事》(2004)，講述了作者在韓國生活的點滴回憶，體現了韓國華人學校的老師、在韓國生活的父母、朋友的溫暖情意。

除了正式出版的文學作品以外，還有以網絡為媒介進行傳播的非正式出版作品。比如再移居美國的韓國華人於1982年創建了“美國南加州韓華聯誼會”的網站(<http://www.hanhwa-la.org>)，目的是希望取代報紙或雜誌的功能，利用網站的時效性與韓國華人交流和溝通。網站上特設“韓華文藝”專欄，上傳了華人自己創作的多篇很有質量的作品。

2) 不同體裁的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創作情況

從目前掌握韓國華人華文文學創作的整體情況來看，文學體裁涉及詩歌、散

16) 韓國釜山的方言“Dan Di”是“踏實地，好好兒地”的意思，因此“Dan Di CHINA”就意味着“踏實地理解中國”。

文、小說、劇本等多種文學樣式。

韓國華人的詩歌作品質量較高，形式上有古詩詞也有現代詩，內容上有詠景述懷也有時政批判，是值得關注的文體。1980年代以前的韓國華人已經在韓國安居，接受中華民國體制的教育，開始出現臺灣化的傾向，這些因素都對文學創作產生影響。此時期作品在內容上主要包括三種類型。其一，表達對現居地韓國的熱愛。例如〈遊雪嶽山〉（張世鏞，〈韓中文化〉，1977.3）、〈遊赤裳山安國寺〉（〈韓中文化〉，1977.5）等作品借景物抒發作者珍愛韓國大好河山的感情。其二，對故土的思念。例如組詩〈三月的思念〉（周玉蕙，〈韓中文化〉，1975.3）用古詞的形式表面上哀歎“情癡長，兩相悅，又難成雙”的兒女私情，實際上卻在表達無從排遣的“故國山川”的思念與戀情。其三，對中國大陸同胞的憂慮之情。例如組詩〈自由的寓話〉（湖崗，〈韓中文化〉，1974.7）則聲討剝奪他人自由的“匪徒”，感慨“一個愚昧的父親，為他的子孫留下百萬財產；一個智慧的父親，為他的子孫爭來了自由”。

到了1980年代末期，韓中兩國的建交問題使已經開始臺灣化的韓國華人在心理上產生了不安。此時他們開始敏感於自己的身份，為自己的處境擔憂。所以反映到作品裏，首先是內容上由先前描寫“居住地”、“故土”、“山水”等“空間”意象，具體到“個人”、“生活”、“秋雨”、“落葉”等“點”的意象。另外，在表達風格上除了少數“我痛恨，我失望，為什麼把我看成了異邦人？”（林樹蘭，〈異邦人的悲哀〉，〈韓華〉，1990.8）這樣直抒胸臆的作品外，大部分都像暗自哀歎那被雨水打濕的落葉“再也飄不起秋風的放蕩”（柳耀廣，〈落葉〉，〈韓華〉，1990.10）的詩人那樣變得沉鬱內斂起來。

總體看來，創作於1980年代之前與之後的作品，不僅在內容、感情上，而且在形式、風格上都有所不同。創作於1980年代以前的作品，模仿古詩詞形式創作的詩作較多，情感細膩婉約，而創作於1980年代以後的詩歌，形式上全部為現代詩，其風格比較直白豪放。

散文創作成果最為豐碩，不僅內容豐富，創作形式也較多樣，包括抒情性、

記敘性、議論性等各種形式的散文。在眾多作品中，文學性較高的有像〈一個“愛”的往返書信〉（柳日，〈韓華〉，1990.10）這樣展現異地分離的夫妻之間恬美辛酸的書信體抒情散文；也有像〈新印旅行記〉（苗嶺，〈韓華〉，1990.10）這樣描寫韓國華人去新加坡和印尼旅行時的所見所感，關注新加坡華人、印尼華人與韓國華人生活異同的遊記散文；還有像〈油條受屈〉（王齊先，〈韓華〉，1990.9）這樣頗具寓意的生活哲理雜文。1990年代出現了很多記錄到中國大陸或是其他國家旅行見聞的遊記文章，再次可以看出韓國華人對諸如韓中建交等問題的敏感程度，有些華人甚至選擇到其他地區謀求新的生活。

進入21世紀，仍然不斷有韓國華人再遷他地。但是留下來的華人，浮躁的情緒慢慢沉澱。此時期的作品大致有兩類。其一，回顧過去。〈顛簸孤寂七十年：一個韓國華僑的自述〉（於雲明，〈韓華學報〉，2001.8），是一位1929年出生在韓國的老華人講述自己崎嶇一生的回憶錄，同時也是一代韓國華人艱辛生活史的縮影。其二，享受現在，展望未來。〈芬芳香草〉（衣建美，〈韓華通訊〉，2010.7）、〈咖啡閑情〉（衣建美，〈韓華通訊〉，2012.6）就主張“品味”生活，勸誡韓華要學會遠離喧囂，“享受”生活，在寧靜中展望未來。

目前看來其他文學體裁的創作很少。但據衣建美跟筆者們透露在20世紀中葉出版的《韓華春秋》（1964-1967）雜誌上刊登過一些散文詩、短篇小說和文學批評等¹⁷⁾。另外，《韓中文化》雜誌上登載過幾篇觀看韓國華人話劇表演觀後感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觀《鼎食之家》排演有感〉（紫石，〈韓中文化〉，1977.2），該文章介紹說：“《鼎食之家》是此次旅韓華僑同學會，爲了紀念本年度春節，追憶當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爲國家、民族，反抗暴力捐軀事跡，經過好幾個月時間，許多精力，和關係人士的幫助而演出的話劇。”由此可以推測韓國華人應該創作或改編過劇本。這些都有待今後繼續查找。

17) 這是衣建美在給筆者們的回信中說過的。另外，衣建美還認爲《韓華春秋》是韓華社會第一個具有文學創作的月刊雜誌，可惜曇花一現，至今再也沒有此類作品。

3) 幾位重要韓國華人作者的創作情況

有幾位韓國華人作者是值得關注的。一位是擅用古體詠景抒情的張世鏞，號禹聲。作者諳熟韓國歷史，走訪韓國各地。當他遊忠清南道扶餘，感其景甚為雅趣而可觀，其絕壁高達四十餘米，白馬江迂回其絕壁下而過，故作〈落花岩〉（《韓中文化》，1974.6）以詠之。當作者來到密陽，看到那裏土地肥沃，農產豐富，此時正趕花信，感慨眼前美景“綠麥已覆壟，黃山滿山紅”。興奮時作者“走遍三南地，登盡千尋峰”（〈於密陽〉，《韓中文化》，1975.5），但即使作者這麼熱愛自己生活的地方，仍然無法排解時感“白雲無根拽”，只得“徘徊深山中”（同上）的無比惆悵。不禁使人聯想那無根的白雲，難道就是作者的化身？

也有像柳耀廣這樣感時傷懷沉鬱內斂的作者。多情之人總易悲春傷秋，柳耀廣也不例外。作者覺得〈秋〉（《韓華》，1990.10）“是一個詩的季節”，“只有落葉象憂鬱的詩人在散步”。〈秋雨〉（《韓華》，1990.10）“輕打着遍山的楓葉”，作者傷感是因為這“脆粹的聲音，又割破一個年頭”，更因為被雨擊打的〈落葉〉（《韓華》，1990.10）“打滾地飄在天極，再也飄不起秋風的放蕩”。作者還擅寫悲劇，這多是緣於作者感到自己或身邊的華人飽嘗生活的艱難。〈雨的寓話〉（《韓華》，1990.8）講述的就是靠賣紙傘相依為命的父子倆的悲劇。賣紙傘的兒子不幸在雨中被車輾死，父親卻說“我喜歡雨天”。父親喜歡被雨打在頭上，因為“我省下雨傘，孩子與我的飯碗”。雨水沖走了一切，也沖幹了父親的眼淚，此時父親撐起孤獨的紙傘，哀歎“雨再也打不着我的頭了”。

韓國華人熱愛着自己賴以生存的這片土地，但有時也會不理解韓國人“為什麼把我看成了異邦人”（林樹蘭，〈異邦人的悲哀〉）。每到此時，他們就會覺得自己像一朵無根飄蕩的雲，想念“祖國”——“哪怕您把我扔進汪洋的大海裏，我也要投入您的懷抱”。但實際上，他們又不知道自己的“祖國”究竟在哪裏——“哪怕您把我投進炙熱的火焰裏，我一樣要尋找，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尋找到我生命的終着驛”（林樹蘭，〈異邦人的悲哀〉）。

那麼再移居到其他地區的韓國華人又是怎樣的狀況呢？詩人初安民會說——“孤

獨”與“漂泊”。初安民一九五七年出生在韓國，二十歲時從韓國去臺灣讀書。詩人覺得自己一生都注定漂泊，小時候爲了讀書他就要去離家很遠的學校寄宿，長到二十歲時，又面臨着〈第一次離家〉。他想追問：“爲什麼成長會恒是一種吉蔔賽，回首依然是媽媽的淚水”。他想“向那風，向那雲，尋問流星底歸宿”。驀然回首，“望見候鳥移動的軌道，是一種往返兩地底泥濘”。他在“濃濃的茫茫”中“猜測漂泊底方向”——“呵！怎一個無邊底霧色呵”（〈浪子·鄉愁〉）。孤獨總是如影相隨，怎麼都無法擺脫的東西，“他的影子是他的寂寞，他的寂寞是他的影子”，“卸下寂寞，卸不下影子；卸下影子，卸不下寂寞”。詩人有時會獨自“飲着自己爲自己備好底慶生酒”，那滋味“愈飲愈澀愈苦”（〈霜深楚水寒〉）。只身一人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闖天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當他失業很久的時候，也“從沒有人眷顧，從沒有人垂愛”，他覺得“每一次面談，有人靠人事，有人靠背景”，而他自己卻“一無所有，除了一顆瘦弱而疲憊的心”（〈失業者的告白〉）。

然而，爲這些過着浮萍一樣孤獨漂泊生活的韓國華人帶來盎然春意和溫暖陽光的是作者衣建美。她一改悲愁沉鬱的文風，用自己創作的二十四篇生活隨筆¹⁸⁾，用充滿柔情的話語將讀者帶到一個遠離喧囂的地方，怡情世外。作者同樣認識到韓國華人中有些人開始謀求新的出路，尙未拿定主意的韓國華人更加頻繁的往返於韓臺之間，還有很多去了美國。他們的再度移居究竟正確與否，仍然是個未知數。但是作者認爲不管未來如何，都應該把握現在的生活，所以她主張讓生活變成“一種美學，一種品味”，要懂得“樂活”、“慢活”、“綠活”，“用收放自如的人生，笑傲於蕭灑人間”。作者眼中韓華的“真精神”，就是“處在客觀不完全的條件下，能去不斷拓展；能有勇氣去面對不同的橫逆及阻礙。”最後，作者發出“如果沒有疼痛，沒有悲哀，沒有淚水，沒有死亡，沒有七情六欲，沒有財政危機，沒有複雜人際… 那該多好”的感慨，這難道不是所有漂流在外的離散者共同的心聲？

18) 作者衣建美，二十四篇隨筆全部連載在《韓華通訊》，2010.6-2012.7。

4. 韓國華人及華文文學研究情況

1972年中日建交當時，日本大約有7萬名華人。之後不斷有人從中國大陸流入日本，日本華人的人數急劇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停滯的日本華人研究在1945年之後又重新活躍起來。進入1980年代，日本各地開始陸續創立華人研究會，2003年3月又創立了具有總會性質的日本華僑華人學會。另外還創立了大約由60人組成的日本華人教授會議。¹⁹⁾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下，日本的韓國華人研究也在進入1990年代之後，由河明生、縉毅智雄等的帶動下再次開展起來。在此過程中，培養出了現定居臺灣的王恩美這樣，韓國華人出身的研究者。特別是2000年3月，還在大阪設立了在韓華僑研究會²⁰⁾。

那麼韓國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韓國的華人研究同樣在1945年之後出現了一段停滯期，直到1960年代，出現了具孝慶、金信子等人對韓國華人的實況調查。但是，實質性的研究是在韓國華人第三、四代成長起來之後的1970年代，才由高承濟、申文廉、姜德志、鄒美蘭、譚永盛等人重新打開了研究局面。進入1980年代之後，呼應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潮，在朴銀瓊、譚建平、朱鳳儀、南知叔、金基弘等人的帶動下研究更加活躍起來。再到1990年代隨着嚴翼相、陶秀華、李在正、梁春基、石美齡等人的加入，從1990年代末開始韓國華人的法律地位與人權問題受到關注。進入2000年代後，受韓中建交的影響，開始出現李昶昊、崔承現、李玉蓮等人用新視角、新觀點對韓國華人進行的研究。同時又有許多研究者加入這一行列，此時的韓國華人研究才逐漸走向正軌。

韓國的華人研究成果多少有些讓人失望。據筆者們的不完全調查，從1960年代到現在韓國國內有關華人研究的論文包括博士學位論文10篇、碩士學位論文100篇、學術論文263篇。其中，有關韓國華人的論文包括博士學位論文8篇、碩

19) 參考梁必承、李正熙(2006)，100-102頁。

20) 參考宋承錫(2010)，170-171頁；梁必承、李正熙(2006)，100-102頁。

士學位論文53篇、學術論文129篇。與韓國華人漫長的歷史相比，韓國的華人研究是不夠充分也不夠活躍的。另外，早期的研究大部分着眼於世界各地的華人經濟或者華人社會網絡問題，直到最近才開始注意韓國華人的研究。特別是筆者們發現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就是上述韓國華人研究中，雖然注意移居、定居、居住地、身份認同等問題并圍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進行，但是唯獨文學領域的研究論文一篇都沒有，尚處零狀態。別說是韓華文學研究，甚至連世界各地的華人華文文學研究也是最近幾年才被注意的新生兒。

目前沒有經過嚴謹的比較與考察，尚不敢下結論。但是與世界各地的華人華文文學相比較就會發現韓華文學自身具有獨特的性質。可以推測為由於以下幾點原因。(1)一般情況下，世界各地早期華人的移居都沒有得到中國政府的關心或在政策上的支持；但是韓國華人的移居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2)其他地區的華人大部分出身於中國的東南部地區；但是先遷韓國華人90%以上是山東省出身，因此在世界華人網裏獨樹一幟。(3)與韓國華人早期的移居情況不同，從20世紀中葉開始，由於韓國社會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差別待遇與華人自發的教育體系，都使韓國華人保持了強烈的民族意識。

雖然韓國華人人人口不斷出現增減變化，但是他們始終維持自己的組織和出版物，堅持不懈地在這些出版物上登載自己創作的作品，甚至少數作家還出版過一些單行本。由此可以說韓華文學已經擁有一定的讀者，形成一定的規模。那麼為什麼沒有人嘗試韓華文學的研究呢？據筆者們的推測，大概有以下幾點原因。(1)韓國華人的口數量與成員知識水平上的限制，影響了韓華文學創作的發展。(2)韓華文學主要在韓國華人內部進行，缺乏與世界華人及韓國人的交流。(3)韓中未建交等多種政治與社會原因，使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自1980年代後才得以展開。(4)現有的中國文學或者韓國文學研究者對華人華文文學缺乏重視。(5)韓國華人的經歷坎坷，各種資料沒有得到及時地收集和適當地保管。(6)1980年代以後大批流入的中國大陸系華人大部分屬於短期滯留，再加上他們更關心的事情主要是經濟，等等。除此以外，也許還會因為筆者們投入到調查中的時間不夠，比如與韓華關係緊密的臺灣、日本等地或許已經有人嘗試做過韓華文學方面

的研究。但不管怎樣，韓華文學的研究尚待更多韓國學者的關心和參與，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們的韓華文學初探只是這一領域的第一個小小的嘗試而已。

< 參考文獻 >

- 《韓中文化》(月刊)(1974年6月創刊號-1984年12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74-1984年。
- 《韓華》(月刊)(1990年5月創刊號-1991年1/2月號)，首爾：韓中文化協會，1990-1991年。
- 《韓華學報》(2001年8月創刊號)，首爾：韓華學會，2001年。
- 《韓華學報》(2003年7月第二號)，首爾：韓華學會，2003年。
- 《韓華學報》(2004年12月第三輯)，首爾：韓華學會，2004年。
- 《韓華通訊》(2009年1月刊-2012年8月刊)，首爾：漢城華僑協會，2009-2012年。
- 秦裕光，《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年。
- 初宏民，《愁心先醉》，臺中：晨星出版社，1985年。
- 郝明義，《故事》，臺北：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
- 朴銀瓊，《韓國華僑的種族性》，首爾：韓國研究院，1986。
- 梁必承、李正熙著，金敏譯，《韓國，沒有中國城的國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 崔承現，《華僑的歷史生存的歷史》，仁川：火藥庫，2007。
- 姜珍亞，《同順泰號—東亞華僑資本與近代朝鮮》，大邱：慶北大學出版部，2011。
- 譚永盛，《關於朝鮮末期清朝商人的研究：從1882年到1885年》，檀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76。
- 譚建平，《關於在韓華僑社團組織的研究》，檀國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85。
- 金基弘，《關於在韓華僑Ethnicity的研究：以在韓華僑適應過程的事例為中心》，高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1995。
- 崔承現，《韓國華僑史研究—從“上國”國民到多層認同》，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0。
- 郭秉坤，《關於韓中建交以後在韓華僑社會變化的研究》，高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
- 李玉蓮，《近代韓國華僑社會的形成與展開》，仁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 金日權，《透過對在韓中國人的包容和排斥現象探究韓國的多元文化主義：以老華僑、新華僑、朝鮮族為中心》，韓國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2。

- 李效再、朴銀瓊，〈關於韓國華僑及華僑移動的研究〉，《韓國文化研究院論叢》，第37輯，首爾：梨花女子大學校韓國文化研究院，1981年，211-254頁。
- 衣建美，〈韓華教師成天地：第三屆世界華文作家協會——韓國地區報告〉，《中央日報》（臺灣），1998年8月3日。
- 金慶國、崔承現、李康馥、崔智賢，〈韓國的華僑研究背景及動向分析〉，《中國人文科學》第26輯，2003年，495-516頁。
- 廖赤陽、王維，〈“日華文學”：一座漂泊中的孤島〉，黃萬華主編，《多元文化語境中的華文文學》，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67-96頁。
- 宋承錫，〈“韓國華僑”研究的現狀與未來：以東亞地區內“韓國華僑”研究爲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第55輯，首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10年，163-199頁。
- 金惠俊，〈爲研究華人華文文學之試論〉，《中國語文論叢》第50輯，首爾：中國語文研究會，2011年9月，77-116頁。
- 金惠俊，〈韓文版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目錄〉，《中國學論叢》第27輯，首爾：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2010年2月，451-491頁。
- 金惠俊，〈韓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碩士博士學位論文及理論著作目錄〉，《中國現代文學》第52輯，首爾：中國現代文學學會，2010年3月，225-246頁。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香港：香港三聯書店、漢語大辭典出版社，1987-1995。
- 潘翎主編，《海外華人百科全書》，香港：三聯書店，2000。
- 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網站 <http://www.mest.go.kr>
- 漢城華僑協會網站 <http://www.craskhc.com>
- 韓國出入境·外國人政策總部網站 <http://www.immigration.go.kr>
- 美國南加州韓華聯誼會網站 <http://www.hanhwa-la.org>

表 2 韓國華人人人口變化表

| 年度 | 先遷華人 (臺灣籍) | 年度 | 先遷華人 (臺灣籍) | 年度 | 先遷華人 (臺灣籍) | 後遷華人 (中國籍) |
|------|---------------|------|---------------|------|---------------|---------------|
| 1901 | | 1941 | 73,274 | 1981 | | |
| 1902 | | 1942 | 82,661 | 1982 | | |
| 1903 | | 1943 | 75,776 | 1983 | | |
| 1904 | | 1944 | | 1984 | 26,823 | |
| 1905 | | 1945 | 12,648 | 1985 | 25,008 | 2 |
| 1906 | 3,661 | 1946 | | 1986 | 24,822 | 1 |
| 1907 | 7,902 | 1947 | 17,443 | 1987 | 24,512 | |
| 1908 | 9,978 | 1948 | 12,578 | 1988 | 24,088 | 4 |
| 1909 | 9,568 | 1949 | 21,885 | 1989 | 23,828 | 42 |
| 1910 | 11,818 | 1950 | | 1990 | 23,583 | 147 |
| 1911 | 11,837 | 1951 | | 1991 | 23,464 | 67 |
| 1912 | 15,517 | 1952 | 17,687 | 1992 | 23,479 | 516 |
| 1913 | 16,222 | 1953 | 21,058 | 1993 | 23,461 | 2,661 |
| 1914 | 16,884 | 1954 | 22,090 | 1994 | 23,259 | 6,597 |
| 1915 | 15,968 | 1955 | | 1995 | 23,265 | 11,825 |
| 1916 | 16,904 | 1956 | 22,149 | 1996 | 23,283 | 17,387 |
| 1917 | 17,967 | 1957 | 22,734 | 1997 | 23,150 | 23,571 |
| 1918 | 21,894 | 1958 | | 1998 | 22,928 | 19,169 |
| 1919 | 18,588 | 1959 | 23,318 | 1999 | 22,985 | 19,413 |
| 1920 | 23,989 | 1960 | 24,723 | 2000 | 23,026 | 26,541 |
| 1921 | 24,695 | 1961 | 23,975 | 2001 | 22,791 | 30,740 |
| 1922 | 30,826 | 1962 | 23,575 | 2002 | 22,699 | 36,297 |
| 1923 | 33,654 | 1963 | | 2003 | 22,585 | 77,202 |
| 1924 | 35,661 | 1964 | 29,462 | 2004 | 22,285 | 80,036 |
| 1925 | 46,196 | 1965 | 29,154 | 2005 | 22,178 | 70,654 |
| 1926 | 45,291 | 1966 | 29,939 | 2006 | 22,118 | 90,298 |
| 1927 | 50,056 | 1967 | | 2007 | 22,047 | 111,008 |
| 1928 | 52,054 | 1968 | 30,810 | 2008 | 21,789 | 121,754 |
| 1929 | 58,000 | 1969 | 31,243 | 2009 | 21,698 | 125,564 |
| 1930 | 69,109 | 1970 | 31,918 | 2010 | 21,490 | 139,261 |
| 1931 | 56,502 | 1971 | 32,605 | 2011 | 21,381 | 147,301 |
| 1932 | 41,303 | 1972 | 32,989 | | | |
| 1933 | 37,732 | 1973 | 32,841 | | | |
| 1934 | 49,334 | 1974 | 32,255 | | | |
| 1935 | 57,639 | 1975 | 32,434 | | | |
| 1936 | 63,981 | 1976 | 32,436 | | | |
| 1937 | 43,000 | 1977 | 31,751 | | | |
| 1938 | 45,533 | 1978 | 30,562 | | | |
| 1939 | 51,014 | 1979 | 30,078 | | | |
| 1940 | 63,976 | 1980 | 29,623 | | | |

* 1907-1980年的數據主要參李效再、朴銀瓊(1981)，該資料上沒有的部分參考朴銀瓊(1986)、崔承現(2000)。
* 1984-2011年的數據參考大韓民國國務部《出入境統計年報》
<http://www.immigration.go.kr>
* 朴銀瓊(1986:118)顯示:1964年26,176名,1965年28,927名。
* 後遷華人(中國籍)不包括韓國系中國人(朝鮮族)。

<Abstract>

Chinese-Koreans(or Chinese diaspora in Korea) can be divided into following four groups, (A) Chinese-Koreans who immigrated early in the immigration period; currently most of these people have passed away or are senior citizens; (B) Chinese-Koreans who were born in the growing and settling period; these two groups can be called the “earlier immigrating Chinese-Korean group”; (C) Chinese-Koreans immigrating from mainland China to Korea in the changing period; these people can be called the “later immigrating Chinese-Korean group”; (D) Chinese-Koreans who are not included in (A), (B) and (C) and had moved into Korea after 1945.

Most Chinese-Koreans published their literary works through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Meanwhile, they also published some separate edition off prints. There are also some Chinese-Koreans who mov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t up the website for “South California Chinese-Korean Union”(http://www.hanhwa-la.org), which has a Chinese-Korean literature and an art column. Literary genres from Chinese-Korean include poetry, proeses, novels, play scripts and so on. Among these genres, proeses writing made the most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re are not only colorful contents but also diversified writing modes such as expressive proeses, narrative prose and commentary proeses. Poetry writing which includes old poetry and modern poetry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ther literary genres cannot be found frequently, thus requiring more investigation in the future.

Chinese-Korean research in Korea pays attention to immigration, settling dow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in political, econom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However, there is not one research paper in these literary fields.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produced by Chinese-Korean writers must hav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comparing with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by Chinese diaspora in other areas of the world.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world-wide immigration in the early period never got any support or attention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owever, Chinese-Korean immigration achieved strong support from Chinese government. (2) Most Chinese immigrants came from south-east region of China but more than 90% “earlier immigrating Chinese-Korean group” were from Shandong Province which is unique among all the overseas Chinese. (3) Since the middle of 20th century, Chinese-Koreans have kept their own stro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becaus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coupled with a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system in Korea society.

Key words: Chinese-Korean, Chinese-Korean research, Chinese-language Literature produced by Chinese-Koreans

투 고 일: 2011. 10. 29

심 사 일: 2011. 11. 10-11. 25

게재확정일: 2011. 12. 09